夏荷獨香（攝影） 兆 田

看書是種休閒

人生在線

蕭 飛

一次，我們在波蘭的華沙城區遊覽，經過一個十分好看的古石橋，一位美麗的華沙少女身着彩裙坐在橋墩上，手捧一本厚厚的書在認眞地閱讀。我駐足欣賞，發現她並沒有被紛雜的街市打擾，自在地讀着。這一幕已經過去數年，我依然不能忘記。這樣的景像我們常常會在國外碰上。海灘上，人們一邊享受着日光浴，一邊在悠閒地讀書。旅行途中，他們也總會習慣性地捧書閱讀。我的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澳洲朋友幾乎每星期就會讀完一本閒書。一段時間之後，她會將一些舊書送到跳蚤市場賣掉，然後又從那兒買來許多新的舊書。讀書對於她是一件很休閒的事，或者說，讀書是她最愛的休閒方式。

讀書是種休閒這一概念對於我們是一件很難認可的事。從古至今，我們每讀一本書都具有很大的功利性。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，說明讀書和陞官發財緊密關聯。爲了走進「黃金屋」，不惜「頭懸樑，錐刺股」。因此，國人讀書都很神聖，青燈黃頁，正襟危坐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，直讀得瘦骨伶仃，不成人形，人們已經給讀書讀怕了。一旦功成名遂或有了份穩定的職業，自然就不再願意讀那令人生厭的書。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內地國民閱讀調查課題組的研究，我國從十八到七十周歲的公民中，二〇一〇年人均閱讀圖書量爲四點二五本，二〇一一年爲四點三五本。每年不到四本半的閱讀量實在不能算上一個驕傲的數字。作家莫言說，現在是「書越來越多，但書讀得卻越來越少。」

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國人幾乎沉浸在讀書的狂潮之中，無論是學者還是工人，每天都會抽出時間讀些和自己的工作業務沒有什麼關聯的閒書，如小說、散文、隨筆、詩歌等，人們陶醉在閒書裡，沒有任何的功利性。當你手捧飄着墨香的書籍沉浸於屬於自己的閒暇時光裡，身心變得放鬆，自在地和智者對話，體驗書中的情緒，靜靜地享受書所帶來的快樂，這是比任何一種休閒方式更高級的休閒形式。在那個時代，人們總是不斷地打聽有什麼樣的好書可讀，讀書沙龍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。可惜的是，隨着經濟大潮的湧入，此後的很多年間，人們越來越沒有心思讀書了。

而今，人們每天的閒暇時間大約在四小時左右，休閒的方式已經多樣化，最熱衷的是上網、看電視、逛街、打牌等。幾乎在國內的每座城市，都經營有很多的茶社，人們來這裡最多的是打牌和搓麻。在國外的候機大廳，但凡有國內的遊客，時常可以看到創造條件打牌的場景。而在此時，很多的外國人都在看書打發時光。最近，央視對國人的休閒內容進行調查，認爲讀書所佔比例非常小。多一些休閒形式固然很好，但讀書休閒所佔比例過低反映出人們對於書的怠慢，反映出人們精神生活的空心化現象。

時代在進步，讀書的意義也是否可以作一定的更新，也許，不再將讀書單純地視爲工作之需正是文化進步的表現。宋代歐陽修將他的讀書地點歸納爲「三上」，即馬上、廁上、枕上，正是一種高級的休閒讀書法。爲了謀生的書是一定要讀的，不然就會被社會淘汰，同時，在閒暇時間裡讀書可以不必太隆重。只要不是爲了純工作需要的讀書，都不妨輕鬆點，隨便地抓起一本，靜靜地去讀，淨化自己的內心。

「倒吃甘蔗」與「活在當下」

文林漫步

馮 進

晚上和父親散步，說到夏日之難熬。曾祖父在世時，一到江南夏季的蒸籠天，就要感嘆「老人難過」。的確，太公生前沒有空調，連家用電扇都稀奇。一到酷暑，人們除了打盆井水擦身，完全要靠天然風納涼。我還記得小時候夏日傍晚在門口坐着小櫈乘涼，左鄰右舍攀談、講故事的情景。那時不僅有在大門外擺開小桌吃飯的，更有「席捲天下」，乾脆赤膊躺在室外草蓆、竹蓆上睡覺的，爲的都是室內燠熱不堪，無法忍受。老人體弱，常有高血壓、心臟病等疾患纏身，夏日天氣煎熬，蚊蟲叮咬，吃睡都受影響，每每受不了過去了，也是常事。

最近幾十年國人的生活條件當然大有改善。我的記憶中，家裡從買電扇、窗式空調、櫃式空調開始，一直到現在擁有中央空調。家鄉的夏天是比過去好過多了。父親感嘆說，可惜他們那一代年輕時歷盡坎坷，奮鬥一輩子，退休了才算舒服點。我反駁說，總比當年權柄風光、潑天富貴，到老卻晚景淒涼好吧。轉而一想，我這不是表現了中國人的固定思維嗎？

比較中美文化的那個笑話大概人人都耳熟能詳了。中國老太省吃儉用，辛苦一輩子，一分錢掰開做兩分用，終於買上房了，也到了駕鶴西歸的時刻，一點福都沒享着。倒是美國老太，貸款買房，一邊住着花園豪宅，一邊不緊不慢地還債，到老兩眼一閉，福也享了，債也還了，眞是兩全其美。

老實說，我總覺得這個故事說得好聽些，只是個反映人生態度的寓言。說得陰謀論點，沒準是房產開發商和銀行資本家的廣告。世間萬事，哪有那麼黑白分明，簡單明瞭。且不說美國人民中未雨綢繆，積穀防饑的大有人在；另外那些寅吃卯糧的，因爲經濟危機負債破產，房產被銀行收回的比比皆是，哪有故事裡說的瀟灑。君不見美國心理學家長達幾十年的跟蹤實驗證明，能夠「推遲個人慾望的滿足」——寧願多等十分鐘多拿五顆棉花糖、不急功近利的孩子以後才會事業有成，終成大器？

所以，中國古話說的「倒吃甘蔗老來甜」還是有道理的。那麼如今人人提倡的「活在當下」就不對嗎？不然。只是活在當下不等於及時行樂，快速消費；更不等於有錢時窮奢極侈，沒錢時窮途末路。過去那種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，固然出於財力不逮、金錢短缺的必要性，可時時刻刻動腦巧思，樁樁件件廢物利用，利己不損人，卻是值得提倡的。那樣的生活狀態不僅符合如今低炭環保，回收再生的思維理念，而且本身就是對我們腦力和體力，智商和情商的一種訓練。

剩餘牙膏可以抹拭、擦亮金屬把手，過期茶包能夠去除箱櫃異味保鮮。舊衣服剪小了做個抹布、拖把物盡其用。破損的絲襪改造一下，可作爲污水池的濾網。這一個個例子，除了證明人的無窮潛力，也是一種精緻人生、用心生活的體現，更傳達出超越有限物質條件，追求豐富精神生活的膽色和樂趣。正如魯迅所說，生存不是苟活；溫飽不是奢侈；發展不是放縱。生活能過得好些，自然不必簞食壺漿、陋巷瓢飲地「作秀」。但自奉以儉，待人以誠，永不會過時。

我的羅洪阿姨

趙修慧

人與事

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，父親趙家璧到松江參加文化界的活動回家後，常會向我們說起一起去的同鄉——施蟄存、朱雯和羅洪。這四位松江文人年齡相仿，施蟄存一九〇五年出生，排行第一，他在一九二四年就開始新文學創作，那年十九歲；過了四年二十歲的趙家璧，進入良友圖書公司擔當《中國學生》雜誌的編輯，又過了一年，同鄉朱雯的短篇小說集《現代作家》面世，隨後的一九三〇年，羅洪在朱雯任編輯的《眞善美》雜誌上發表了她的處女作。他們四人既是同鄉，又都喜愛文學，家舍也靠得很近，周末回家，三位男士總要一起聊聊時勢和文壇的情況，羅洪雖然已是一個女作家，也關心文壇風雨，但到她家時，她總以一位善於待客的主婦面貌出現，而由於舊習俗且家務繁忙，她從未到趙家做過客。

一九三六年羅洪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春王正月》，此書由丈夫朱雯介紹給趙家璧編輯出版，書中描繪上世紀三十年代，故鄉松江一位民族資本家，由崛起到破產的故事。趙家璧看稿後感嘆說：「我簡直不相信她與同時代的女作家會那樣的不同；她不寫自己、不寫兒童和婦女，不寫家庭瑣事。眞可謂大手筆呀！」

一九四六年趙家璧與老舍合辦的晨光出版公司成立了。第二年二月他約請趙清閣編輯一部《中國現代女作家小說專集》。他們兩人細細數來，自「五四」至當時，大約有三十名在文藝上有建樹的女作家。趙清閣便一一去信，要求她們把最新的作品奉獻出來，讓她彙編成集，以使讀者從她們的新作品中，窺見作者隨着文藝思潮演變而發生的進步與趨勢。羅洪應約寫了一篇小說——《劊子手》。她還是原來的作風，不寫家庭論理、不寫婦女兒童，站在高處揭露奸商的欺騙狡詐，就像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。

父親在世時，我與羅阿姨和朱叔叔沒有見過面，也沒有讀過她的文章。父親逝世後，她寫了一篇悼文，緬懷老友，我才知道他們原來有着六十多年的交往。朱雯叔叔逝世後，上海師大爲他編了一本紀念冊，羅阿姨託人送給修義，表示了她對朋友後人的期望。

二〇〇一年後我開始收集和整理父親的遺著，周圍的朋友們都非常支持我，上海圖書館的蕭斌如，幫我向羅洪徵求父親的遺墨，羅阿姨欣然應允。於是，在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下午，我跟着蕭斌如走進淮海路一個寧靜小區。當她按下羅阿姨家的門鈴，樓上立即傳來一聲軟糯的松江鄉音「啥人呀！」她那音調讓我心頭一震，這是我來到這世界上時，聽到的第一種音調呀！但是，自從祖母逝世後，就再也沒有能聽到這麼純正的鄉音了！走上二樓，羅洪阿姨已滿面笑容地站在樓梯口，伸手將我們迎進客廳。只見室內清潔整齊，一塵不染，桌上放着兩盤糖果，她一邊招呼我們坐下；一邊上下打量着我，口中喃喃地說：「眞像家璧，活脫是像！」她細心地詢問我徵集到了多少書信？想做些什麼工作？蕭斌如拿出已複製的四封書信，讓羅阿姨過目，再由她愼重地遞交給我。接着羅阿姨向我敘述他們四個松江文人的交往情況；他們夫婦與巴金，父親與巴金的交往情況，特別是最後一次父親去拜訪巴金的情況；松江的風土人情等等。這些都是我感興趣的故事。

她的熱情、慈祥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，令我此後常會想到要去看看她，聽她講講前輩的故事。

二〇〇七年，孔海珠策劃編輯出版一套《女兒眼中的名人父親》叢書，第一輯收集豐子愷、孔另境、趙家璧、章靳以和王辛笛五位文化名人。我們五個女兒在一起商議策劃時，不約而同地想到「去請羅洪阿姨爲叢書題字」，因爲她與這五位老人都有接觸與交往，對我們這幾個女兒也有着長期的關心與顧念，有她的題字自然爲叢書增光不少。聽了我們的要求後，羅阿姨欣然命筆，寫下書名。新書出版後，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去她家送書，這年她正巧百歲，看到印刷精美的新書，她欣喜有加，當即以海上七位三十年前女作家的《七人集》回贈，書中排在最前面的是，她七十歲以後寫的十篇散文，她以自己的榜樣，爲我們樹立的一個更新、更高的奮鬥目標。

今年春節，我收到羅阿姨送的《戀人書簡》，精美淡雅的外套中，收集了她八十年前的愛情之虹。每個人都會羨慕與追求她這樣美麗的愛情。她與朱雯兩人從文學知音到生活伴侶，不僅有花前月下的細語、窗櫺燈下的共讀；也像傳統主婦一樣操持着柴米油鹽、奉承母親、教育子女等必不可少的家務；更何況他們一生又遇到日寇入侵、國共征戰、「文化大革命」等，被蹂躪、被迫害的日子。但他們兩人相濡以沫在文學的道路上攜手走過六十年，創造出非凡的成績。這是一段成功的愛情，在作者一百零一歲之際再版這本書眞是對她的最好祝福和敬意。

讀過此書後，我與章潔思相約去羅阿姨家致謝，這天正巧羅阿姨長子——行健哥自北京回家小住，見有客人來，她高興地到隔壁拿出一些糖果，招呼我們圍桌坐下，我們從上海說到北京、從父輩想到自己、從童年談到退休，羅阿姨就坐在我身旁，說話不多，她輕輕的對我說：「年前罹患感冒，現在耳朵聽力大不如前了。一對一講話還能聽到，人一多，我只能看講話了！」我隨後向她提了一個問題：「八一三事變時，日本飛機轟炸松江城區，炸毀了我家的老宅。你們的住宅離趙家很近，受到影響嗎？」行健哥馬上回答說：「我們家也被炸了。媽媽娘家則無恙。」聽到這裡，羅阿姨一下就站起身來，慷慨激昂地講述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舉手比劃着日本兵用槍尖挑殺嬰兒的動作；口中不停地講述着自己觀點：「我呢一輩子也弗會忘記的班赤佬！」

這就是我的羅洪阿姨，她有一顆赤子之心。我敬她、愛她、一心想學她、希望能像她。

百歲女作家（白髮者）羅洪近影 趙修慧圖

魯豫有容

文化什錦

眞 如

都說香港缺乏肯定文化，有的卻是「戳背脊文化」，遇各種選戰猶甚。日前翻閱陳魯豫的《心有約》，一讀之下，意外的不是女性善長的自我表現，而是這位外表矜持精明、口齒伶俐的女主播，內心卻有卻着不可低估的氣度。

首先，她無一例外地正面寫人，不輕易臧否人物。無論是莊則棟、張玉鳳、蒯大富，還是廖靜文、毛阿敏、璩美鳳。她都極之厚道地訪人，寫人。據她自述，最初製做《魯豫有約》時，她也曾「忽然害怕，想要臨陣脫逃」。但越到後來，她越能把握撞擊被訪者內心世界的極限，每次都可「平安降落」。她將東方知識女性的善解人意演繹到了極致。

其次，她盡掏一針見血的說。譬如有人問「你的書裡一直沒有提到吳小麗，你們兩個私下是不是競爭很激烈？」眞所謂哪壺不開提哪壺。且聽魯豫答來：「在鳳凰每個人都有一片天，每個人都有他的節目，眞的沒有到爭成什麼樣的地步，每個人都發展得挺好的。」和魯豫有過深入合作的余秋雨極爲欣賞她「語言表達的準確乾淨。不像很多人有了感受就會收不住口，越說越亂。」「正是這種感受能力、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組合，魯豫給人造成『冰雪聰明』的印象。」

出身央視的魯豫可說大氣有自。「央視是我起步的地方，我覺得央視的特點是非常大氣，而且央視他們做的節目的規模，從硬件到軟件、人員，這種規模是其他國內電視台無可比擬的。」「鳳凰是純商業運作，鳳凰想到把主持人推出以後，我的平台自然而然會有一個品牌的形象。」「有時候我覺得鳳凰像高中自習教室，每個人都很刻苦，這種感覺很好。」「我人生最刻苦的階段就是鳳凰這一段，非常的刻苦，這是我以前沒想到的。」

讀罷《心有約》也解決了我一個長久的疑惑：清清爽爽的女子爲何有個昂丈男兒的名字——魯豫？原來眞是出自地域文化的原因，魯豫母親和父親分別爲山東人和河南人。魯豫，好名字，好氣度。

詩人綽號獨具個性

文化經緯

李志輝

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，喜歡用數字入詩。他的《帝京篇》裡有這些句子：「秦塞重關一百二，漢家離宮三十六」、「三條九陌麗城隈，萬戶千門平旦開」、「小堂綺帳三千戶，大道青樓十二重」、「且論三萬六千是，寧知四十九年非」……如此多的數字，人們倒把他的詩才忽略，乾脆送他個「算博士」的綽號，雖多有調侃，但更多也是褒揚，誰寫詩能巧妙用上這麼多數字呢？

溫庭筠的綽號是「溫八叉」，說是因他「八叉手而成八韻」。雖是讚他文思敏捷，但怎麼聽着都彆扭，這都是因爲他相貌奇特，所以給他取了這麼個綽號。他還有一個渾名——溫鍾馗。可見唐人也愛以貌取人。而最風趣的綽號就是僧人貫休，其詩有「一瓶一缽垂垂老，萬水萬山得得來」之句，被人稱爲「得得和尚」。

許渾，晚唐著名詩人。詩中多帶「水」字。翻開《全唐詩・許渾詩集卷》帶水字的詩俯拾皆是：「水聲東去市朝變，山勢北來宮殿高」（《故洛城》）；「水暖魚頻躍，煙秋雁早鳴」（《陪王尚書泛舟蓮池》）；「山暝牛羊少，水寒凫雁多」（《廣陵道中》）；「菊艷含秋水，荷花遞雨聲」（《送同年崔先輩》）……故而許渾有「許渾千首濕」之稱。戲謔之餘，也有對詩人的讚嘆！誰寫詩能做到幾乎首首不離「水」字？

唐代「大曆十才子」之一的李益，寫出「不知何處吹蘆管，一夜征人盡望鄉」的名句。然而此人性格多疑，爲防妻妾搞外遇，在窗戶上撒灰，被人叫作「妒癡」，後來又被稱爲「癡妒尚書李十郎」。他的綽號與他的詩毫無關係，眞是枉有他超凡的詩才。最悲催的綽號是五代後蜀的王仁裕，寫詩萬首，時人稱他「詩窖子」。看來詩人光勤奮也不行，還得要出精品。

從詩人幾句精妙的詩作中歸納、概括出來的綽號更加有趣：如應子和曾寫過「蠟燭燒短紅」、「風雨落花紅」、「兩岸夕陽紅」三個名句，被人稱爲「三紅秀才」；王士稹因「春水平帆綠」、「夢裡江南綠」、「新婦磯頭煙水綠」三個佳句而被譽爲「三綠詞人」；張先有三句詞：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、「嬌柔懶起，簾幕捲花影」、「柳徑無人，墮絮飛無影」而被人叫作「張三影」。以動物名作爲綽號的詩人也是蔚爲大觀：唐代的鄭谷因一首《鷓鴣》而成了「鄭鷓鴣」。同是唐代的崔珏以賦《和友人鴛鴦之什》因號爲「崔鴛鴦」。宋人許秋史有「人在子規聲裡瘦，落花幾點春寒驛」的詩句，人們稱他爲「許子規」。宋代詞人張炎，其《解連環・孤雁》詞廣爲流傳，人皆稱之「張孤雁」。詩人梅堯臣以《河豚魚》而得一「梅河豚」雅號。謝逸吟詠《蝴蝶》詩三百首，詠蝴蝶的專業戶，把他稱爲「謝蝴蝶」眞是名至實歸。明代詩人袁凱以《白燕》詩出名，被譽爲「袁白燕」。

鳧溪香魚

飲食男女

寒 石

大凡以香命名的物事，其品質大致都不差。

那天做客浙江寧海，朋友帶我們去悅來飯莊用餐。飯莊背山面象山港，傍一泓潺緩小溪，環境有些小清新；店面不大，不起眼，入內瞧裝潢，亦不見有特異處，就鄉間一凡俗食店。客隨主便，我們跟着即是。

一道道菜上桌，大多是海味。甬人用餐，對山珍無多少興趣，有海鮮，便什麼都有。「悅來」居身象山港畔，最不缺的正是生猛海鮮，兼有朋友的情義：紅膏炝蟹、清水蝦、鐵板鯉子、椒鹽望潮……該有的都有。這時上了道魚，一掌長，兩尾相向，正好拼一盆，清蒸，點着葱花，澆了汁，清鮮明亮。不是鱸，似鱸非鱸，箸未動，似已聞到絲絲鮮氣。正欲啓口，朋友笑曰：「——鳧溪香魚！沒吃過吧？但一定聽說過，寧海最著名的特產之一……」

我們吃驚不小。久聞鳧溪香魚大名，卻從未有問津之念想，原因是隨着上世紀中期鳧溪上游多座水庫的動建，此魚幾近絕跡。此間曾有寧海人工繁育香魚成功之傳聞，卻從未有人工繁育的香魚上桌之說。今日在「悅來」與之突遇，可謂喜出望外。

「野生香魚很難買到，一般要預約。」朋友是個爽利人，熱心腸，說話直，「不過就算好買，我也請不起。這人工二代香魚，三位來寧海，我一定得請。來，請，嘗嘗——」於是大家紛紛動箸，一嘗有「淡水魚之王」、「魚中珍品」之稱的香魚味道。

鳧溪，爲寧海五大溪流之一，源於天台山脈向東延伸的餘脈大裡，自西東流，注入象山港。古稱野鴨爲「鳧」，可見這條溪當年野鴨之多、環境之清美。鳧溪流域水清流急，底多礫石，深潭錯落，正適合香魚生長、孵子、繁育，因名「鳧溪香魚」。清光緒《寧海縣志》載：「香魚產溪中，又名細鱗魚，無腥而香，其長隨月，至七至八月，長七至八寸，過此則生子而味不美，出鳧溪者佳。」清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一七七四年）寧海知縣徐恕曾作詩描繪：「鳧溪渡日夜捕魚，王水清波畫不如，何事秋風鱸鱠尾，芳鱗三寸是香魚」。

香魚是洄游性魚類，在大海中生長發育，每年暑起至八月間洄游至鹹淡交融的溪澗入海口繁育後代；體狹長而側扁，吻小嘴尖，鱗細溜滑，喜棲息在水淺、溫低的通海溪澗中，以食石上苔蘚爲生，因其背脊上生有一條滿是香脂的腔道，能散發濃郁的芳香而得名。香魚的產地很廣，東亞的日本、朝鮮和我國遼寧、福建等地都有產，但以寧海鳧溪產爲佳，肉質細嫩清美，且伴有絲絲宜人的黃金瓜香味。人工育成的香魚，雖非野生，其口味已令我們幾個絕倒：細、嫩、鮮而不腥，油而不膩，並伴有絲絲令人愉悅、若有若無、不可名狀的——香。

臨散席，幾個人正欲起身，又被朋友喊住，道「莫急莫急，還有道菜，爲此次兄弟相聚作結，或者說圓滿。」菜上來了，且一上兩盤；還是魚，還是香魚，燦若金箔，名曰「香酥香魚」：即用相對個小（手指大小）的香魚，用炭火烤至通天金黃，滋滋冒油，外酥裡嫩，集焦香油香魚香於一身，香馨濃烈，美不勝收。但是，縱使我們有再大的胃口，也一時幹不下這兩大盤香酥魚。細數盤中剩餘的香酥魚，尚餘九條。朋友笑曰：「早給你們想好了——服務員，請打包。」「打三份，每份三條！」